

·美文庭院·

## 春和景明四月天

□凹凸

去年的末冬感觉特别长,用“漫长”来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。以至于到了今年的早春二月和阳春三月,因为冷、因为雨,或是因为雨、因为冷,特别是那个可怕的新冠之毒压抑着人们,让你找不到半点的春之迹象。春天,今年的春天啊,你在哪里?孩童着急了,少年着急了,青年着急了,老人着急了,我自然也急了。春天,今年的春天,你究竟在哪里?等春、思春、想春、盼春,如无数根绵绵蚕丝,缠绕着人们的心,尤其是在多雨的天气或是天空布满阴霾的午后,我都有了窒息的感觉。羽绒服,那个厚厚的“大马甲”,我背负着如沉重的龟壳一般,太想脱下它了,痛快地把它随手扔在春天到来的某个杳里。可我不敢,因为春寒气冷,我怕自己会感冒咳嗽会被莫名其妙地感染……尽管已经是春天的日子了,但我还是乖乖地、老老实实地,敬畏一般地冬眠着,不敢“惊蛰”,等待、等待一个真正春天的真正到来。

春天,你来了,你来了,你终于来了。我清晰看见,今年的春天是从三月底猛烈到来的。

此前在湿淋淋的市井,如果遮住彩色的广告和灯饰,我敢说,城市就是一副灰蒙蒙的国画,清冷的底色,还有一个个面具般的口罩,尽管也是五颜六色的,但今年看见它们如此的蝗虫般众多,让人不寒而栗。春天在哪里?难道是被一口之罩给罩住啦?好在三月底的时节,人们终于看见了晴空,看见了久违的阳光,于是大街乃至小巷开始谨慎地缓缓活跃起来。车流,虽然以流动、流畅而美,可如今人们看见稀疏它,也是心里堵得慌,因为我们城市的动脉就如一道水渠,原先太窄太窄,好像一下子拓宽了,让人一时间难以适应。好像看,俯瞰中的彩色车流在井市里川流不息,那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去了哪?赤橙黄绿青蓝紫,它的美丽,虽然跟这个季节没有多大的关系,终于,我在焦虑过后的在四月的阳光下,我看见了它的美,它在春天里所释放的欢畅和艳丽。

如今你看吧,街市就是街市,永远有最美丽的风景。你看那东街的农贸市场,那些早就耐不住倒春寒寂寞的乡村人,走进城市了,好像又一个春节就要来临似的,他们急急地购买着种子、化肥和农药,他们高兴地驾驶着“改革发展”带来的“大补贴”耕耘机、播种机和联合收割机,隆隆地打街而过,去追赶三月丢弃的农活。他们要去春耕春种,他们要去习惯地春撒汗水。这种时不我待的“清明上河图”风景,乡村人只要一回头自己也激动,城里人看了,就是看见了春天,看见了季节,看见了真正春天的开始和希望,谁都会联想到又一个金秋收获的时节在为我们重启!

其实,城市里四月的美,如果把它比作一部大戏的画面,最美的风景——最高潮的地方,那是在繁华的集贸市场。你看那人流,不紧不慢的,在不宽的街

道上,缓缓地流动着。你觉得你自己是“轻装上市”了吧?——甩掉羽绒服的我好自在、好轻松,一个箭步,仿佛自己生出了一双翅膀,闭上眼睛就能飞上天空似的,可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周围,仿佛一夜之间我们的城市成了女人的天下,而且是美女如云的景观。她们飘香的发髻,时尚的衣着,魔鬼的身材,款款的步调……让每一个健康的男人产生出激动和激情!走在大街上,你会偶然为一辆轿车挡住去路而想抱怨时,车门开来了,你会发现走出的女子一个个都是那么的靓丽出众,不管她是否看你,你都会知道为什么会有“惊艳”这个词了。尽管她们大多数不会对你莫名其妙地微笑,但你的怨气还是会立刻云消雾散。都说苏杭出美人,我想应该改写这种观念了,在我们的小城——美丽的皖南宣城,它的出彩和出众,不仅仅是表现在灿烂而悠久的历史这个层面上了……

春天,你来了,你来了,你终于来了。我知道,今年的春天确实是在三月底猛烈到来的。

今年乡村的春天,是从一场特别春雨里湿漉漉地一路走来的。你看那涨满的河塘,熠熠的,在四月的阳光下,闪耀着雪亮的身躯。老农看见它,一脸的灿烂: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说不定今年是个好年成。再说了,农谚“有收无收在于水”嘛。村头的水坝,由于落差而产生激流的轰鸣,让这个季节的村庄播响了春耕的战鼓,连老人和孩子都忙碌起来。一个个村庄,演绎着一场场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”的情景剧,活脱脱的,是那么逼真,那样沸腾,处处都散发着蓬勃生机的魅力,仿佛,一切都压根儿没什么病毒侵袭过。山坡上,或是田埂里,一处处金毯似的菜花,那么旺盛,有的如海般的宽阔,有的如锦缎般的精致。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,你看啊,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,在今天我的故乡仍然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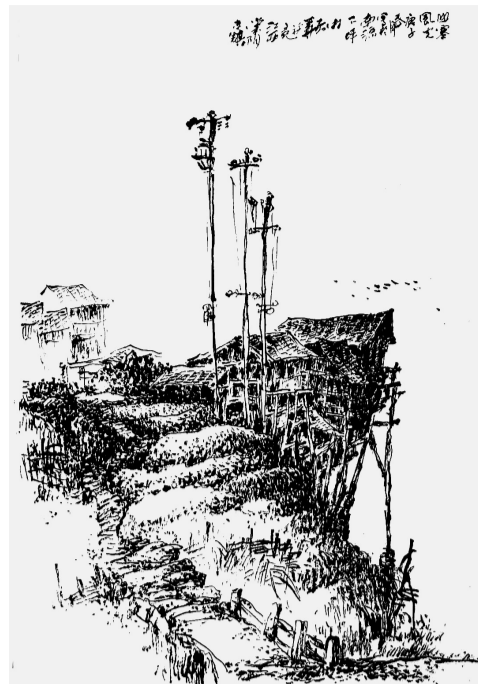
活脱脱的鲜明情景剧。

燕子回来了,在田野和农舍间飞来飞去,她们在恋爱吗?双双的轻轻地呢喃着,然后一阵风似落在那柔和的低压电线上,立体感超强的五线谱,演奏着乡村最美的“春”舞曲……

最热闹的地方自然是田野。谁说庄稼人笨手笨脚,其实他们个个心灵手巧,人人会“舞文弄墨”。他们是诗人,他们是画家啊,不信你看那小冲里的田亩,早晨是一片褐色的泥土,傍晚便写满一句句白色的诗行——薄膜覆盖的烟苗和瓜秧,就是一个个跳跃的音符,那么有灵性,打动了我的心,暖暖的,温和的,催你动情;你再看看大畈里,遍地的紫云英,开满了嫣红的穗花,一朵朵地举着手臂,迎来嗡嗡的蜜蜂青蜂。好美的画卷啊,是不是缺少了什么?于是,我的农民大哥来了,他没有牵着老牛和肩扛犁耙,而是开来一辆蓝色的拖拉机,在田间来回奔跑,恰似一只无形手中的推剪,在为紫云英理发哩。如果你是一只鸟,飞上半天看看吧,那新犁开的田亩在变化、在变幻,是一幅活活的泼墨画,憧憬着、写着农家对土地的深情眷顾。

劳动是美丽的,也是辛苦的。四月的黄昏,晚归的村人都拖着疲惫……如何解乏?乡村人有自己独特的方式——于是,村口的水坝热闹起来,他们洗理着农具、农机,让它们不再灰头灰脸,焕发出金光赤亮的精神,然后再把自己交给坝水,借着劳动的体热,洗着双脚,洗着脸颊甚至擦拭身体。水是有凉,但就是因为凉才提神嘛。此时,家家户户的屋顶,炊烟开始散落,如果深深一呼吸,空气里弥漫腊肉和春蒜的香味就会扑入你的鼻孔,勾起你开始旺盛的食欲。这时,巧手的母亲,会在一张亮堂堂的八仙桌上,魔术般的摆上新时的小菜和多年的陈酿,当然也有鱼肉。不要以为全是咸货,如今乡村又是青山绿水了,那盘耀眼的大小不一的鱼虾,就是刚刚从门前水沟里戽水而得的鲜货。春天有好梦,把酒话桑麻。民富国家强,盛世我中华……曲散,人眠,一夜无话到天明。

一阵阵鸡鸣犬吠中,又一个黎明来到。乡村嫩嫩的草尖上,闪着露珠的晶莹光泽,我,离开故园多年的人,又一次被故乡的早晨,特别是春天清明时节的早晨所激动着。醒来,我在兄弟的楼顶上伸伸腰腿,晨气、晨曲、晨景,一同撞击着我的感官,兴奋着我的神经。哦豁,大疫后的春天还是这般地美好,景明,风暖,心舒畅……我深深切切地感受到了另一番生命的轮回和季节的奔跑,陡增一种难得的向上的力量。活着真好,活着就是春天,活着我们就有艳阳天!



□赵前华  
于江西古村落写生

·中学生园地·

## 在另一端守望

□许尧

三天的阴雨后,天终于晴了。

下午骑车上学,冬日迎面的风在太阳的温暖下褪去了几分刺骨的寒,天是极淡的蓝,云漂浮在这样的背景里看不真切。沿路的枫树把枯黄的叶子铺满了地,自行车碾过,可以听见“嚓嚓”的声音。

我会偶尔想起那个小城,记忆的熟悉又陌生。深秋的阳光在傍晚是纯粹的金,在天的一角低垂,倾斜着角度渲染了整条老街的浮色。那是一条步行街,青灰的石板表面凹凸不平,斑驳的印记嵌下淡淡的底色。没有小巷和深楼,道路旁是两排高大的法国梧桐,树干上没有规律地生着树洞,常被年幼的我想象成一只只深邃的眼睛,在日与夜的交替流逝里,执著地守望,从彼此漆黑的空洞里读出了永恒。

外公牵着我从街的一头走去,向前走去,他的手粗糙而宽阔。到了一栋楼下,我们转弯,再转弯,走到几栋五层楼围成的一方小院里,消失在一栋楼的楼道深处。那是外公外婆的家,五楼的家。幼儿园放学时,我是总唤着“阿公——阿婆——”一路欢快地奔上楼去。一次外公牵我出去,附近的人笑着对他说:“每天下午不用开窗,就能知道你家小孙子回来啦!”外公也笑,他笑起来额头有三道很深的皱纹,眼里有一种好像要溢出来的满足。

当我消失在楼道深处,一路唤着奔上楼去,在最后一层楼梯前转身,总能看到外婆已打开门,站在门口,笑意盈盈望着我。多数在我放学的时候,外婆是站在面街的窗前向下望着的,幼儿园离家近,她望着外公和我出现在老街的一头,在卖棉花糖或凉西瓜的小摊前稍稍停留,再悠悠地向前走去。下午四点的太阳为老街的一切都镀上灿烂的颜色,我沐浴在温暖里,小口咬着手中刚买的零食;外公外婆沐浴在温暖里,望着我。在迎面抚来的暖风里,美好定格在瞬间,珍藏在我的成长中,慢慢地,悄悄地匿着,又静静地滑入不知记忆深处的哪个罅隙里。

可我总归离开,那是一座小城,小城的生活很慢,普通的人过着普通的日子,任时光慢慢淌去,换了青丝,留下一路普通的幸福。

我与外公外婆相隔远了,我长大了,他们老了,我回小城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初二,初三,高一……从黎明到深夜,奔赴自己的方向,与时间,与梦想赛跑。

无论我走得有多远,也有人始终在背后守望。有一种爱不为相聚,只愿山水一程。

去年四月,外公被查出结肠癌,不晚,不算太糟,母亲没有告诉我,我只知道外公做了手术。我安慰母亲:“没事,小手术。”母亲神色黯然,我也不再说什么。

我不久还是知道了。再见到外公,已是他术后好一段时间了。那晚十点我回到小城,父亲直接将车开入医院。住院部很安静,楼外的天空是漆黑的深蓝,月光清冷,初夏的夜风竟让我寒颤,只有双耳赤诚地滚烫通红。

在发觉昏暗的灯光里,我与父母穿过长长的走廊,影子在身后被拉得很长。在病房深处最里的床上,我一眼望见了外公,他瘦了。

外公醒了,看到我,他的眼光亮了起来,那是我熟悉的,记忆深处外公牵我走过夕阳下的老街时,眼里溢出的光,幸福而满足。他想从病床上坐起,我急忙上前扶他,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,冰凉。我抱住了外公,却不敢用力,我已经比他高出很多了。

我们走出医院,回到小城的家。外婆靠在床头,半眯着眼睛等着我们回来。外婆的头发仿佛一夜之间全白了,那是岁月的痕迹。

第二天下午,我亲手做了面点送给外公。笑容,溢上了外公的面颊,额头上三道深刻的皱纹显出来。我扶他起身坐在床边,和他靠在一起。阳光透过窗子淡淡地照了进来,天蓝了,白云飘得也慢,好像能看见微风在云后轻轻浮动。

两天后我从小城离开,要上课了。透过倾斜的窗看云,两侧是山,小城在我身后相背而驰。我知道,那另一端,依然有人守望,静静地,到永恒的终点……

·风向标·

## 王满平散文集《东津草堂录》出版

宁国作者王满平的散文集《东津草堂录》一书,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。

《东津草堂录》是一本记录故乡乡情和师友情谊的散文集,书里收录了87篇文章。著名作家张炜、曹文轩、阿来先后题签,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、孙卫卫分别作序。全书分为《故园情怀》《山水闲读》《书林试步》三辑,书中文章无论是对山川风景的描绘,还是怀人记事,文字之简洁,语言之流畅,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对故乡和师友及亲人的热爱。作者在平凡的生活品味人间的美好,追求一种平淡的美,读之意蕴悠长,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。(文迅)



半江瑟瑟半江红 □邓胜 摄

·人间笔记·

## 微雨度花开

□徐红

三月是细雨绵绵花儿开放的季节。诗人杜甫在《春夜喜雨》中写道: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,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。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,描述了好雨似乎有灵性,懂得适应季节,伴随着和风,在夜里轻柔而寂然无声地飘洒,滋润着万物。而花草树木就在这无声无息的细雨里静静地苏醒、扎根、发芽、生长、开花。

被轻风吹拂细雨洗礼过后的三月,晴空万里,空气清新甜美。灿烂的阳光和青翠欲滴鲜红欲燃的花花草草吸引着我走出了家门,晒晒太阳,放松心情,独自去感受那春天独有的沁人心脾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气息。

我漫步在郎川河桥头,沿着河岸边,走进田野。垂柳似婀娜多姿的美少女,在微风的抚摸下羞涩轻舞,浑身洋溢着春的气息。扑鼻的花草泥香四处飘逸。蜂儿钻进花蕊中嗡嗡嗡嗡,忘情地采蜜。美丽的小蝴蝶,在无名的花草丛中,或上下翻飞,或相互依偎,或你追我赶,像情人,像兄弟,像姐妹。

我转入静湖公园,只见一只只风筝在静湖上空的那片蓝天上飞翔。一群牵着风筝咯咯嗒嗒奔跑的孩童,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视线。瞬间,我仿佛

回到了从前,看到儿时的我。不得不感叹,如此这般天真无邪的快乐,这般的与世无争的年纪真好。

静坐在湖边的长椅上,看着那片原本开放盛开的腊梅花儿,此时已是芳华散尽,花落满地,足碾成尘。而旁边的一片樱花树,花儿正朵朵怒放;花枝招展,妩媚诱人。樱花虽然花期很短,却不得不让人遐思。它们柔柔地绽放在枝头,像云、像雾、像诗、又像梦……在灿烂阳光下紫紫绕绕,让人回味。如此的美妙绝伦,如此的恣意浪漫,竟使我忍不住拍下一张张风景照。然而,当你置身其中,仿佛置身于国画大师用笔墨渲染出来的一幅幅画卷,亦真亦幻,虚无缥缈,很美,很美。

其实,三月不止有樱花,还有桃花,迎春花和玉兰。我醉心樱花的弥漫,喜欢迎春花的娇俏,欣赏玉兰的清雅,更赞叹桃花的热烈奔放!

三月,除了花还有雨。我喜欢在春天里一个人静静地赏花听雨,喜欢静默里信手写一些散漫的文字,拍一些花草草,独自感受大自然的魔力,自我陶醉。我喜欢清新如水的自然,更喜欢淡定心若止水的感觉。其实,每个人都是宇宙里的一滴小雨。我只要做小雨就好。

我想,好雨知时节,润物细无声……

·墙外香·

■程多宝微小说《吹不响的哨子》入选《新中国70年微小说精选》;中篇小说《你是山野吹来的风》,获得“《橄榄绿》2019年度大奖”;短篇小说《再见,乡雪》,载1月8日《解放军报》长征副刊头条,《苏州日报》知名小说评论平台“郭梅评刊”重点推荐,《小说月报·大字版》3期转载,并在微平台推介作者创作谈《扶持那座未曾见过的界碑》。

■李丽红诗《紫花蕾》入选《新湖畔诗选》(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)。

■陈永华《宅家防疫散记》载《速读》2期。

■段联保《小小说3题》载《小兴安岭》夏季号;小说《绝活》载《秦心文苑》创刊号。

■芮海林散文《坚强铸就强者》载《新安晚报》3月29日。